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王享記一

高帝既平定天下詔諭諸夷諸夷君長或使或身悉隨使者來朝貢則高麗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眞臘暹邏占城蘇門荅剌西洋瓜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浡泥凡十五國臣服最先而最恭順高帝作祖訓列諸不征且示毋勤遠略之意既則撫綏懷柔令其三年一朝國王嗣立世見而已高帝之言曰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變之源斯謨訏矣已而日本通胡惟庸

不軌乃命絶之惟念北虜爲元餘孽時時繫心遣將勦絶窮追乃已至其嚴邊尤塵晚歲成祖有天下遠慕唐宗賓服四夷之盛近纘高帝係心胡元之切北征犁庭於斯爲烈西戎之夷吏部員外郎陳誠銜命往使歷國十七首尾往返者數於是降胡達軍盡居內地酋長部領悉署官封至夫才具可用誠心足託者往往爵之公侯布在左右雖至掖庭內宮亦有外夷之女所以示招徠之大明鞭韃之威也海中諸國則命黄頭三萬望日占風指鍼墜縴無一不至與是功者卽非斬首選法不得棫革蓋太監鄭和與王景

弘侯顯輩領之有歲當是時四夷君長執贄獻琛頂
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闕庭歎未嘗有
譯親之館充牣旁皇奕然壯觀已然而往來使送接
仵賞賚費亦不貲仁宣之間氐羌之享如常昆夷之
喙猶故正統以後東南海上夷以濤波難航貢使漸
稀而西北胡戎貪利賞賜增人增賞莫可阻遏我惠
漸薄彼信斯疎陵夷至於北虜也先之禍其時雖禽
獸之心鷙健難馴亦繇我無以應其求且內武不張
徒恥空言威而怒之自是以往惟有朝鮮恭順靡懈
餘皆聽其不時自至而我所捍禦專北虜矣在南曰

倭雖其狡黠善戰來有時也至觀交南終棄哈密傾

圖地廣難安民勞易變神聖之云亶其然歟

東南夷

朝鮮　日本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其國有汕水焉

又曰近日本日之所出朝景鮮明也唐以後其王姓

高曰高麗又曰高句麗具見諸傳記矣余讀其國書

有詳略頗不甚異讀元史遺漏甚多因採而記之朝

鮮之國北與契丹鄰其西女眞其南日本王居松都

有東西二京其姓王名瞰者朝鮮人號爲高宗元太

祖既平契丹使人索其國贐太祖之十九年是爲王瞰之十二年元使者賫國贐還度鴨綠江盜殺之元人疑絶高麗者六歲元太宗三年是爲王瞰之十八年遣將撒禮塔往征之至鐵州虜其將文使呼州人降文反呼勿降元人斬之圍鐵州甚急判官朱希勣火州城中婦老小兒率丁壯自刎死至龜州將金慶孫率死士十二人出戰射元兵先鋒流矢中慶孫肩血淋漓手皷不止却走之整陣吹雙小笭還元人至益攻城至以人膏漬薪縱火爲焚龜州守將朴犀與慶孫力禦之元人焚掠既慘力大不支王遣其世子

倎詣元講和朴犀尚守龜州不下數以大于浦擊其攻城雲梯大于浦者朝鮮人謂大刀大兵也其明年世子倎命朴犀降乃降而慈州將崔椿命亦守城不下倎命之降不從王將斬之以謝元人椿命辭色不變元將曰此爾家忠臣使釋之高麗既得和元所遺元使者齎送黃金七千斤白金千三百斤襦衣千領馬百七十匹遺撒禮塔金銀及金銀酒器縑綌獺皮鞍子若馬又分贈其妻子麾下亦復不貲元乃置京府縣以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既班師瞰乃盡殺元人所置達魯花赤於是高麗苦元人無寧歲矣高麗王相崔瑀請

王遷都江華以避元江華者高麗海曲地俞升旦曰小事大禮也竄海曲棄城郭捐宗社非計復州[illegible]指揮金世冲排門入詰瑀曰松京祖宗之都舍此安之瑀引出斬之遂請其王往江華王尚未决瑀怙而遂衆刻日發送時秋雨彌旬泥行沒脛人馬僵仆國人號哭相聞而松都人戶十萬金碧相望悉棄委之亡何而撒禮塔復至攻處仁城有僧避兵城下射撒禮塔殺之高麗王授僧上將軍僧辭居二年其國人洪福源叛歸元元以爲東京總管使領高麗降民隨元兵來寇攻高麗者五年高麗王乃入朝貢元定宗時

爲王職之三十四年故使其將阿母侃屯高麗之鹽
州民避匿山谷中者悉驅之出鹽州海中有葦島平
衍可十餘里海潮出入舊將兵馬判官金方慶使民
堰爲大澤墾闢種稗其始民殊怨及是民驅出山谷
者乃藉葦島活王保江華元人來責王出陸迎詔書
王不出元憲宗即位詔王朝還居松京而崔瑀子沆
爲相亦怙如瑀止王行元使至王使其子佺出迎使
入館王乃見元使愁居二年阿母侃洪福源言於憲
宗高麗無出陸意憲宗使其弟也窟王率兵一萬入
東界阿母侃洪福源趨北界屯大伊州■古和州高

麗人入保山城海島先是高麗王以其族子綧爲己
子質於元也窟使之隨軍綧貽沆書請王出陸迎沆
執不肯也窟陷西海道掠山城男口十歲以上皆殺
之婦女小兒分與士卒王遣使致書祈哀也窟與爲
期期六日王復遣其將持遺金銀酒器羅紬紵布等
物請以明年也窟陷高麗城若州若縣以八所既得
疾北還留阿母侃洪福源守之高麗人遣人追送之
舊京且乞退兵也窟責王必迎江外遣蒙古大等十
人與其使偕還見王王度江以迎蒙古大謂王曰何
早不如此與酣飲別而也窟復欲坼王所居城王復

遣子湑如元祈哀凡進奉及饋遺元宮人及諸公妃王妃不可勝計居一年元使車羅大主東國車羅大問王曰王雖出陸侍中尚書等官尚未爲貞降邪王使其將長贈車羅大金銀酒器皮幣車羅大云君臣百姓出陸盡剃其髮否則以國王還王懼復遣其臣崔璘往請罷兵車羅大曰相沆奉王出陸兵乃罷是歲元虜高麗男女亡慮二十餘萬殺戮不可勝計所過煨燼高麗受元之苦莫譬說也明年車羅大還師人民入保山城海島者悉出陸而車羅大復來高麗使其臣愼執平往見車羅大曰王出迎世子親朝兵

可罷也王使復曰自大兵還後小邦惟命是從矣車羅大曰若從命何多殺我兵屠其忠州攻山城山城人登月嶽神祠避之忽雷雹大作元兵以爲神乃退高麗復使其臣金守剛從憲宗入和林城乞罷兵憲宗尚以不出陸爲辭守剛曰比諸逐獸持弓矢當窟穴獸敢出耶憲宗乃命車羅大班師又二年復遣車羅大往曰王親來我回兵王子入朝永無後患高麗王曰大軍回世子即朝乃許之其明年車羅大復責高麗如前言而高麗王已老病乃使其世孫僖及其臣金寶鼎如車羅大所元將余達愁謂寶鼎曰必世

子世子竟不往達愁縱兵侵掠車羅大焚燒廬舍殺掠其人民益甚高麗人𬬩等遂以和州迤北降元其明年高麗王誅其相﨑使世子倎奉表如元而車羅大暴死﨑者崔沆子高麗之相皆世官以故﨑父祖世相高麗而皆不忠於高麗繼車羅大領兵者曰松吉大王盡壊高麗江華內外城督役刻急城廓摧折聲如疾雷高麗人皆悲泣憲宗崩元世祖郎位方南攻宋世子南見之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自來可與俱至開平會瞰卒命倎歸爲王

明興王高麗者王顓高帝即位之元年遣使賜璽書
明年顓表賀願世世備外蕃上喜賜之明曆封爲王
予金印送還其國流人其秋王遣其總部尚書成惟
德千牛衛大將軍金甲兩表貢方物謝并賀天壽節
中宮及皇太子皆有獻并請祭服制度上名問使者
政俗城郭甲兵居室之詳所以教王脩德治民守國
備禦之意甚至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六經四
書通鑑漢書三年正月癸巳上齋七日御撰祝冊署
名授香使者往祀王國山川之神是歲頒科舉詔其
國明年入試者三人登第一人以不通華言厚遣之

頃之其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等百五十餘人來師範等三十九人失風溺死夢周與百十三人存上名恤之上以高麗貢使頻繁且涉海艱虞遣故元樞密使延安荅里諭之毋數而高麗使者門下贊成事姜仁復來上悉遣還因謂中書省臣曰方諭高麗無繁今一歲間復數至旣困敝其民又使者艱涉海卽如鄭夢周輩幸免覆溺能歸言故不然不疑端耶夫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九州之外世見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其令遵三年一聘禮或以比年所貢方物第以其所產布布十疋

安南古城西里喫里瓜哇浡泥三佛齊暹羅眞臘等
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告朕此意六年高麗王復
遣使金甲兩等貢馬五十匹甲兩至言道亡其二及
進馬則五十問之蓋足以私馬問安所得私馬則云
欲自進於東宮者上惡其不誠却之且曰人臣私交
非春秋義賜顓璽書自後無遣浮詐人爲使明年王
顓遣其監門衞上護軍周誼鄭庇等表貢方物表五
通其二謝前後所賜兩璽書其一請歲一貢其一請
貢繇遼入陸無涉海其一謝賙恤失風人上逐其貢
賜書曰使至貢陳敷王極情聽言覽表事大之心甚

矣朕觀上古之君甸侯綏服之外不治體天弘仁欲民安耳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朕雖不才敢不寶王之臣忠欲來誠之美貢朕欲王自今以往薄來而情厚王宜聽之周誼者上宮人兄也宮人幼育元宮中上以爲宮人故高麗使誼來是年王顓卒顓之卒也蓋其權相李仁人弑之顓無子子其寵臣辛肫之子禑於是仁人立禑明年遣判宗簿事崔原來告哀言王以去秋卒嗣王禑立業遣計盜阻之又有貢使義遇朝使斌主事實遇於只與之構義殺斌執實遁還王今已誅義籍其家上已聞顓爲

權臣所弑怒其誅朝使按拘原審詢王顓所以死狀而遣使往弔祭十年顓被弑三年矣使來請謚勅中書省臣曰高麗國王卒已久始來請謚朕甚疑之夫其私殺其君詭殺朝使豈能長奉邊圉篤守憲章者哉好禮來者勿彼與知因釋原歸其冬使復來勅中書曰高麗王被弑奸臣來者皆云嗣王拘而詢之不得要領朕不忍來使父母妻子之懸望特勅遣歸未幾復至却之復來如是者五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君臣多不懷恩惟挾詐構禍爾中書其遣人詰問嗣王與其政令何似若政令守前則當令歲

貢馬千匹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百斤銀萬
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所留我遼東邊民
悉送至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否則弑
賊之爲必有禍矣其明年如約貢執政大臣不敢稱
嗣王曰高麗國王世子禑詭曰孽臣洪倫弑顓仁人
誅倫立禑也上遣其執政大臣歸勅諭之曰汝承奸
臣之詐以來誑我則不得已我今爾歸其兼言朕意
於首禍之人曰殺中國無罪使罪深矣非拜爾朝貢如
約且不能免問罪之師十三年不如約詔問之居頃
之高麗數遣邊臣金帛復遣周誼入遼東計事上勅

守將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吾故不令高麗朝乃堅
請與之約又不如今又使詭入我邊雖曰夷性輕薄
亦深有機自今無令彼人擅入來者止之首將無見
有貢舟得獻名詭來吾處之及詭至居之京師曰毋
使得以我宮人故輒使來掩惡於我十六十七年使
兩至修賂諸朝臣甚厚賄有等上得其籍惡其侮瀆
復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絕之然高麗終不敢不如約
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
自是則共命者八年上諭諸臣曰朕即位以來高麗
王顓首先臣順朕推誠待之大要欲三韓之人舉安

豈意被弑而殞其臣欲自掩惡輒來請命朕數不許聽之自爲聲教而益勤不懈索彼歲貢豈富天下哉試其誠僞耳既聽命宜約削之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乃賜顓謚曰恭愍王封禑爲高麗國王二十一年高麗千戶陳景來降言是年四月王禑欲寇遼東使其都軍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景屯艾州以糧餉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子成桂率兵還逼攻王城囚王及瑩景懼及不敢歸是以降居二年來告王瑤嗣位曰王氏裔勅禮部曰三韓之地其君臣悖亂二紀矣然而其國晏然

今遣使勞瑤而觀之是爲二十四年其明年高麗知
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平議司奏言本國自恭
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肫子禑主國事昏
暴多殺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
而返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其子昌國人弗順啓
請恭愍王妃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瑤權國事已及
四年亦復昏迷信讒離間勛舊其子奭復癡騃縱酒
色與禑黨玄禹寶等潛謀復禑守門下侍中鄭夢周
者以前欲攻遼東爲李成桂及趙俊阻止以此譖瑤
謀害成桂及俊國中多被殺戮群臣國人謂瑤不足

主社稷今年七月以恭愍王妃命退瑶私第擇宗親
輿望無當僉謂成桂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主國
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上以高麗僻夷非我所治事情
固隱未可爲信令禮部移諭聽其自爲聲教但毋
釁邊使命往來而已成桂李仁人子也其冬成桂來
請更國號上命仍古號曰朝鮮其明年請更名旦從
之朝鮮國書載旦驍勇善騎射自恭愍時已爲金吾
衛上將軍東北南上萬戶威力伴其王矣是以其國
人皆畏服之亡何遼東都指揮使司諜知其招引女
直五百餘人潛度鴨綠江欲入寇以聞上□使勅

責之曰朕有天下蠻夷率服奈何朝鮮屢懷不靖詭詐慢侮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金帛誘之王顓被弑殺及朝使往歲請命王昌入朝朕不之許瑤後主國遂使子奭來朝奭還而瑤已廢矣爾舊臣也朕徒聽爾自為君朕封爾王爾表至仍稱權知國事爾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逾月方朝謁何其不知父子尊卑爾方聽我約束旋陰誘女直人潛渡鴨綠江夫昔在有漢高麗寇邊漢兵致討縣是敗滅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再加兵胥以爾國悖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再伐高麗之氏

死傷塗地廑討爾逆平爾土地爲九督府遼金至元
爾國造釁屢殺其信使繇是討伐屢加宮室焚蕩民
庶斬虜國滅君誅朕視爾國不啻殫九歷代中國所
加征伐者非好呑併皆爾前王自取之朕又聞金世
宗時爾國表賀稱進玉帶啓函但小石數枚世宗繇
是興師破爾城數十爾比入貢復雜十數空紙圈表
函中以小事大禮豈如是朕混一六合騎射舟師水
陸畢備區區朝鮮何足待朝食誠欲全福所覆示爾
福幾開爾新路爾重違天則不可悔旦懼恐陳謝尋
亦遣子入貢終高皇帝之世委心臣事矣而高皇帝

終以旦爲弑君之臣著祖訓絕之建文初旦老請以
子芳遠襲亡何旦卒賜諡康獻成祖元年賜芳遠金
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
墜給象牙犀角及中國書籍東南夷巾藥物六年使
其世子禔來朝及歸上製詩送之遣中官儼護之行
賜王朝祭服二白金千兩絨綺紗羅百餘疋是時朝
鮮納女後宮得爲妃嬪者四人十七年芳遠老請以
子祹襲此時國家遷都北京朝鮮益近而亦益恭中
國有慶率遣使表賀貢獻其他慶慰謝恩無常期或
前使未還後使已至而朝廷亦厚待之每有大事頒

詔其國告哀請封遣近臣若行人往優禮賜賚他夷不敢望焉芳遠卒賜謚恭定宣德初賜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正統間賜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龍袞玉帶景泰元年裪卒子珦嗣珦卒賜謚恭順子弘暐幼其叔瑈以襲位請七年封瑈爲王天順初王瑈與女直毛憐衛讐殺廷議遣使問罪僉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及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往朝鮮請寧忠閱兵忠取其弓矢挽之並張兩弓皆折既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請射忠援弓應弦而落國人大慴服忠因與寧宣示威德禍福王瑈使陪臣謝復遣子入學引

咨解兵未幾諜報女直建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
叛朝廷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察之信廉得王琭
所授董山爲中憲大夫中樞密使僞制書以還報上
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急問之皆
不承出僞制書示之王琭驚服謝罪成化四年征女
直建州夷王琭遣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兵萬餘渡
鴨綠潑猪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賊酋李滿住及
其子古納哈等三百餘級生擒二十餘人獲牛馬等
畜二百餘焚其積聚遣使獻俘命禮部厚賞之五年
琭卒諡惠莊子晄嗣六年晄卒諡襄悼晄子病廢其

兄子娶嗣娶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弘治十八年卒謚康靖正德元年子㦕立㦕病風無子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賜謚恭僖明年子峼立未踰年卒賜謚榮靖弟峘立二十五年命朝鮮貢楮代蓆二十六年以朝鮮王恭愼特許其使臣同書狀官及從人於郊壇及國子監游觀設館伴以寵之初嘉靖八年朝鮮陪臣來言臣國祖李旦系出本國全州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爲司空新羅亡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元爲南京千戶所達魯花赤世其官元季兵興安社曾孫子春率戍往避地東還至

至辛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却
之授武班職事時尚未知名春者成桂父成桂非李
仁人子李仁人京山府吏長庚之裔也請以世系付
史館改正以洗祖訓所載弒逆之謬許之顧未行萬
曆初遂與焉其國置八道有府有州有縣其王國平
壤其設官銜名稍倣中華而義近於古其俗柔謹絕
淫盜通詩書尚音律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兵器
疏簡無刻刑箕子之遺風也

郎曰予讀朝鮮國書所載李成桂善射射至精豈非
誣哉成桂嘗與納哈出戰三斃其追將二十餘人最

後一人追旦及之舉槊欲刺旦側身若墜仰射其腋
又一人當旦射之旦起立馬上矢出胯下旋躍馬射
中其二人縢其一人面甲別作頤甲護面旦射中其
馬馬躍其一人力引轡頤甲張旦射正中其面又嘗
擊元將高安慰困其東寧城射七十餘發皆中高安
慰面國書明載成桂爲金吾衛上將軍矣後世諱改
曰其時授武班職事尚未知名蠻夷亦能誇詐邪要
以高皇帝之明威雖阻以遠豈能遁情子載元所以
加兵朝鮮盆元史之缺見胡人兇忍而高皇帝惡成
桂弑君悉索其賦八年而罷逆而難之聽而收之大

聖人之操舍也

日本古倭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蜓古亦曰蜻蜓國也國君居山城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徐福齎五百童男女入海爲秦始皇求仙無所得懼不敢歸遯居焉今其裔也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爲郡五百有奇皆依水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而攝摩依勢若佐博多其民相矜以貲積貲或百萬和泉一州鼎食擊鍾謠俗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鄰哥里

其民備禮重爲邪獨伊紀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頗猲狭嗜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揃剽國分爲三而總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强國人服之愈於山城其朝貢始末具載前史元時世祖遣黙的趙良弼等諭之不至使將將十萬兵往征風覆其舟於蛇海終元世不相通也高皇帝卽位方國珍張士誠旣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夷入寇山東旁海諸郡帝以卽位之二年使行人楊載諭其國王良懷賜之璽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

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興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
時來寇山東乘胡衰耳朕本中國舊家耻前王之辱
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
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兼諭
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
如必為寇朕當命舟師揚航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
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良懷不奉詔
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傍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上復使萊州同知趙秩責讓之良懷語秩曰小國雖
遠曷不慕中夏惟蒙古與我等夷輒小國我我先王

不服蒙古使其使趙姓者訹我好語語未既兵列海涯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爲盡今使者云中國有新天子顧使者亦趙姓其後邪豈亦將訹我欲兵之秩徐曰今大明天子神聖生中夏而帝中夏不比蒙古人蒙古人所爲大明天子不爲且吾非元使後能兵兵我王氣沮禮秩有加遣其臣僧祖來隨秩奉表稱臣上賜文綺帛若僧衣遣僧仲猷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賜良懷明曆雜繒是爲洪武四年然其人時時剽掠海濱不絕官軍乏舟不能追擊五年命浙江福建瀕海諸衛造海舟德慶侯廖永忠請增造多

櫓快船來則大船蕩之快船逐之上曰善是時日本國中有持明者與良懷爭立不定七年使來無表其臣號征夷將軍者且有私貢並却之九年貢有表語謾責讓之而是時丞相胡惟庸得罪懼誅謀借倭兵執奏調金吾衞指揮林賢備倭明州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日本使出境則誣指爲寇以爲功賢聽惟庸計事覺惟庸佯奏賢失遠人心上謫居之倭中既惟庸請宥賢復職上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密書奉日本王借精銳人爲用王許之賢還王遣僧如瑤等率精銳四百餘人來詐獻巨燭

燭中藏火藥兵器比至惟庸已敗上猶未悉賢通惟庸狀發四百餘人者雲南守禦遣責其不恭示以欲征之意日本王奉丞相書不遜其文曰臣聞三王立位五帝禪授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王之獨擅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臣遠彊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土不足二千里常存知足心陛下作中華主為萬乘君城池數千封土數萬尚萌不足起意滅絕天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臣聞大國有興戰之謀小邦

却兵之法宵肅遵軌途拱奉天顏自古及今講
爲上罷兵爲強儻免生靈之疾苦用拯黎庶之艱
年年稱貢歲歲稱臣上怒安置其所遣僧于川陝
番寺其明年王復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自解前
罪上以其前語慢仍却其貢設禮部爲書責問其國
王曰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
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王居滄溟不奉
帝命妄奪大肆侮縱盜禍有日矣吾奉至尊命移王
書王審圖之又設禮部復書責問其征夷將軍曰前
將軍奉書我朝丞相書辭悖慢將軍與將軍之君自

造禍者也大明皇帝初復中華加惠爾國爾國人至者云使則加禮云商則與之貿遷故遣克勤仲猷二僧護送爾使二僧至王不禮焉洪武十有二年將軍奉書肆侮今年秋僧如瑤來陳情飾罪我群臣合辭請誅至尊不允曰小人亡知彼實使之殺何益吾不敢以中國自大本部既聽德音遣人涉海特問如瑤之來王誠與否使者歸行群臣復奏天將更日本君臣而強其惠乎其詭詐不誠縱民肆寇不不但已至尊又不允曰我生民何罪足下畜無徒沙門忘中國之寬人歸是非於兩端將謂元氏艨艟覆於蛇海此

錯事矣夫元生紫塞長騎射短舟楫日本先王非元
仇讐不作患害天厭元武亦固其宜然當此之時元
師方盛亦謂滄溟小島失徽利而不爭今乃以敗元
爲長勝以蕞爾爲强大故非將軍禍我至尊必欲較
勝負見是非辨强弱將軍自知之十五年惟庸事覺
上追怒惟庸誅賢磔之於是名日本曰倭下詔切責
其君臣暴其過惡天下著祖訓絶之而命信國公和
江夏侯德興經略海上郡命魏國公輝祖江陰侯高
練兵命都督焉文德戰命都督顯出海巡又數年命
南雄侯肅招撫沿海漁丁島人盜徒蛋户籍爲水軍

以數萬人防禦之至其末年始請亡患成祖即位倭
醜刼掠對馬臺岐曁諸小島百戶馬興拒戰死之尋
寇蘇松諸處是時國王名道義者獲魁醜以獻萊之
海上上嘉之四年以俞士吉爲都御史齎賜之龜鈕
金印誥命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
上親製文勒碑其上其文曰朕惟麗天長久者日月
之光華麗地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兩間而長久者
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高皇帝納天地於範圍
𡨋古今之統紀九州嘉俗萬國同風朕承鴻業際天
覆衣裳冠帶咸造闕廷遍者對馬臺岐曁諸小島

有盜潛伏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乾爲保障
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王朕稽唐虞之世五長
廸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粤微盧濮率遏亂略爾之
賢名有光前哲朕繼古封山特封日本鎮山號爲壽
安鎮國錫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千萬世遂給勘合
百道令十年一貢貢道繇寧波船無過二隻人無過
二百倭狡易叛其明年復入寇平江伯陳瑄遇于沙
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亡算九年以後貢
一再至而其寇松門沙園諸處時有之十九年犯遼
東之馬雄島都督劉榮殲焉其後朱亮祖破之於溫

州徐忠破之于桃渚侯端破之於金山稍戢矣端精騎射方槃有膂力能一手挽石後挽行十餘步策馬坊門交手蘸矟以足挾馬懸之倭寇金山衞端時以指揮同知武兵主帥分兵出戰主帥出南門軍覆端以孤軍戰東門衆不能繼與戰巷戰數十合被矢如蝟轉戰益奮賊驚以布横街欲生致之端以一劍挑布一劍數斷之賊小却而矣繇是得出鳴鼓招散卒得百人適潮退舟膠下令人持束草與砲俱進至海灘焚賊船十餘艘遂大破之當端巷戰時一劍忽墜地所乘馬口啣授端其異如此而其時我方招徠海外諸夷頗得給賚互市倭國入貢亦時踰額宣德初復增例船三隻人三百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來請封貢之我兵獻海上賊俘其俘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赦歸下璽書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犯

上國爾所不誅夫忘爾父義持奉表謝是時倭往往
以方物戎器行海上爲詐欺得間則張其戎器不得
則陳其方物無所不得利至其小小[illegible]盜或不絕其
上良不知也要以利給賚互市其貢常先期至至正
統中乃入桃渚犯大嵩劫倉庾燔舍發塚束孩於竿
沃之沸湯視其號爲笑捕孕婦忖男子刳中否海濱
人絕若於是朝廷命重師恒鎮要地增城堡謹斥堠
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分番戍守以備之捘堵者且
十餘年成化二年復詐來稱貢遂破大嵩諸處舟汐
官兵夜圍之倭立蒿沙中懸燈疑我因乘潮而遯十

一年使貢及歸閫帥用金鼓送之出海隨以砲銃擊
其舟多沉者正德中鄞人朱縞變姓名爲宋素卿亡
入其國國王源義澄悅之遣入貢素卿與其故族人
耳目爲奸利厚賂閹瑾得賜飛魚服以歸居久之國
王爲源義植屏不能制諸島諸島競利先貢嘉靖二
年其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僧宗設入貢居數日素
卿復爲南海道海川高國所遣與僧瑞佐以來皆止
寧波江下故事番使止寧波有宴先至者居上素卿
賄市舶太監義先閱貨宴之坐上坐宗設衆不平攻
瑞佐殺之追逐素卿抵紹與城下素卿竄入慈谿縱

大掠指揮劉錦與戰死遂蹂躪寧紹閩宗設奪舟
擄指揮璡去事聞上切責鎮巡等官督兵追捕下
禮部議倭夷宜貢與否遣戶科右給事中穆按視區
畫　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而宗設黨中林望古多
羅等漂入朝鮮界朝鮮國王擒以獻穆與巡按御史
道鞫之具上俱論死繫獄四年琉球貢使歸使轉諭
其國王捕送宗設及佐謀倡亂者會琉球使溺死九
年國王源義晴復附琉球使來言爲素卿乞宥罪幷
請復修貢獻是時夏言爲兵科給事中言夷人仇殺
之禍皆起市舶禮部請罷之而日本貢使絕矣十八

年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
然諸夷嗜中國貨物至者率遷延不去貢若人數又
恒不如約是時市舶既罷貨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虛
値轉鬻負其責不啻千萬索急則投貴官家夷人候
久不得頗搆難有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
者兵之使去而先陰泄之以爲德如是者久夷人大
恨言挾國王貲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因盤據島中並
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糾引而歸之時時寇沿
海諸郡矣朝議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詔以巡撫
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紈爲之是爲二十五年紈至則

厥勾連主藏禁犯者戮無少假上章鐫暴二三貴官
豕罪浙人口語籍籍罪及建議主議之臣而歙八王
直者少任俠多略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陳東
王汝賢王㵾等樂與遊而㵾爲直養子直姦出禁物
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貨至一主直
爲儈紈禁既嚴諸姦商藉是益負倭競責直直無所
出抵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許二者爲帥引倭結巢靈
衢之雙嶼港閩浙蠭起之徒益附之浸淫蠶食海上
聚保矣紈居浙二年盛集舟師雙嶼挑之不出會夜
風雨將逸去紈火攻之多所斬捕更令福建都指揮

虜鏜擣之俘斬溺死者數百人餘黨遁福建之浯嶼紈帥鏜勦平之躬督兵衆塡塞港口令不得復入倭舟當鏜破雙嶼時許二遁不得王直收合其餘衆更泊他嶼而廣東有海賊陳四盼者自爲一黨直計殺之扣關獻捷以求關市官司弗許賜米百石而已直大詬投米海中益入寇此時有佛郎機夷者來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紈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憤起格鬬漳人擒焉紈語鏜及海道副使柯喬無論夷首從若我民悉殺之殲其九十六人謬言夷行劫至漳界官軍追擊于走馬溪上擒得者紈業以厲禁爲

以中二三貴官家所不樂先是言官業請改巡撫爲巡視以輕紈權以消浙人觖望之意至是御史九德劾紈專擅濫殺詔罷紈下鐘喬吏遣都給事中汝楨卽訊訊報則滿剌加夷來市非佛郎機行劫者專擅濫殺誠如御史言詔鐘喬論死繫獄逮紈至京師訊之紈驚仰藥自盡從此當事者以紈爲戒三十一年直主倭人突入定海關移泊烈港烈港去定海數十程而已其酉月駕船千餘有衆萬餘寇溫破黃巖縣流劫餘姚山陰諸處朝廷以王忬提督軍務巡視福浙許使宜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寬爲分守參將克寬

請募徐邳盜爲兵其明年春破其寇溫倭閩三月大
猷入烈港火賊營王直突圍去更集餘黨掠嘉定劉
家河揚帆西六合知縣董邦政追及於吳淞直値採
陶港賊與合豕復大糾入寇羽書狎至浙東西及蘇
松淮北諸郡直於是更造巨船連舫栅木爲樓櫓入
倭據薩摩洲之松浦津僞稱徽王部署宗滿惟學東
爲將領汝賢滶爲腹心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癸是月倭攻破昌國衛屯之五日四月丙戌犯太倉
燒關廂公私廬舍蘇州同知任環夜追之賊反追環
環宰夫佩爲環死之戊子倭有失舟者四十人突至

浙江乍浦所往來平湖海寧境上殺把總一指揮四千戸百戸七縣丞一所傷官兵亡慮數百人癸巳破上海丁酉破吳淞南匯二所分掠江陰庚子掠海州壬寅破浙江臨山衛把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大猷以舟師擊其歸拱辰廣西人是時官吏多不知惟拱辰嫻武藝挾悍勇家丁數十人自衛所在有功甲辰陷福建之綦嶴所五月己酉攻海鹽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舍癸丑復入上海殺指揮尚文縣丞蠶焚燬官民廬舍廒倉壬戌陷乍浦流劫奉化寧化等縣獨克竟追圍于獨山民家火爇之僅賊勇而戇每戰赤體舞刀前不復別生死鬭浙亡人

助者十七大率皆狡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而內地久寧目不見寇還輒靡潰沿海諸郡僅僅保孤城賊往來聚散如入無人之境吳越中村落市井故稱繁盛殷富者半爲丘墟而柘林川沙窪二處陳東屋聚之矣此時忬請添設海防副總兵總督金山等處以克寬爲之出盧鏜爲福建備倭都指揮詔如忬言復改忬爲巡撫而應天鳳陽山東巡撫都御史各敕兼防海務六月倭留內地三月飽載出海而酋曰蕭顯督領衆三百人失風不能去屯崇明之南沙克寬及僉事任環列守之後有倭繇華亭漴缺登岸流劫金

山衞等處移泊寶山海警復作而南沙倭復出海轉掠上海嘉定等處克寬禦之敗旣引舟師擊其登滸缺岸者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克寬竟坐南沙敗革職立功任環守如故困顯者五月餘會歲除守卒懈顯遁其明年正月倭攻嘉定圍上海時上海新城城環馳抹敗之胥家墳其三月敗之大門墩賊奔蕊谿王忬設伏邀擊之顯衆旣滅而克寬亦以其月擊敗抹陶港倭斬首百餘寇復入海趨江北薄通泰焚掠鹽場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大震而鏜擊倭嘉興失利倭陷嘉善犯海寧夜襲崇明五月大掠蘇

州轉掠崇德上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
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
遣御史主事各一人調山東民兵及青州等處水陸
槍手六千人使參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聽征經
言總督二廣有威名諸蠻信服之奏調田東蘭諸州
狼土兵及永順保靖二土司兵備前行許之會大同
患虜上復用忬大同而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
忬七月蘇州倭流劫至嘉善趨松江出海俞大猷擊
敗之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之新涇橋追敗之羅店
而國從間道襲賊至採淘港陷伏兵潰溺死者千人

事聞逮故應天廵撫屠大山下詔獄黜爲民逄時罷
旨論死山東兵還還更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專一督軍毋兼防原務者是月有倭萬餘掠樂清黃
巖東陽永康諸縣復有三千餘孫金山突至西海口
登岸分掠十一月倭犯松江屯據柘林突犯嘉善嘉
興秀水歸安都指揮劉恩至與戰烏程不利賊亦頗
有損失十二月突犯嘉善新市百戶賴榮華者福建
義夫長也白汀州徵至大破賊鋒會嘉善令植棄城
走無傳餐者諸兵退食賊掩殺之榮華中鳥銃死賊
入城恣屠掠三十四年正月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

掠塘棲新市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八人時諸
將號令不一偏裨各自爲進止其敗者率坐背約銳
進經念所奏調兵未至持重不發而江南人苦倭久
口語籍籍罪經玩寇矣上怒切責尅期勦賊命工部
侍郎趙文華出視師四月文華祭告海神于松江會
田州土官岑猛妻瓦氏東蘭等州土官韋世用等各
領狼兵至經屬總兵克寬副總兵大猷分領之大猷
遣游擊泫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方至意甚銳謂狼
兵果可用厚犒而厲之狼兵貪亦數請戰諜漕涇狩
遇倭皆敗倭肆掠如故分其黨與三千餘過金山衛

而大猷與瓦兵邀擊之亦敗遂奔犯浙江乃文華尚
直謂倭易平數趣經以狼兵戰經念狼兵貪剽未可
猝用卽漕涇金山敗衂已可明度保靖永順兵且至
寧少待圖犄角又念兵事祕不以語文華文華謂經
輕已而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者有才略豪爽跅弛
與文華善文華劾經閩人也慮賊入其鄉故養寇縻
財惑克寬誑言俟賊滿載去乃追擊之海上今獨御
史胡宗憲與臣時時擐甲行間耳先是徐惟學者貸
夷人金以其姪子海爲質惟學死夷求海金介凡償
於寇掠海乃借酋辛五郎聚舟結黨入南畿浙西諸

路合陳東之衆於柘林乍浦遂增人至數萬五月海寇衆數千水陸奄至突犯嘉興時張經方領浙兵搗巢於松江兵空胡宗憲使人載酒兩船毒之官領船曰送官酒見賊至佯棄去賊貪得酒喜偕來痛飲高會已亦潛令村市酒皆置毒漬藥於米賊往往有飲餒死者其時保靖永順兵已至先破倭於川沙窪倭懼而出海東遯矣經聞賊犯嘉興即以其兵分屬盧鏜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遇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兵邀擊之賊奔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所擒斬

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死走死者甚衆自有倭來未嘗捷若此然文華劾經疏已至上前詔逮經及克寬以應天巡撫都御史周珫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代之既則王江涇捷至業爲文華所攘上亦及恚曰令文華不言經首戰耶其冬論死西市經在江南雖受有司供億僭侈然爲人闊達安詳死而朝論寃之珫至見文華氣勢風生不敢有所爲經所調狼土兵亦緣經逮汫渙而新倭日益來是時任環爲蘇松兵備副使矣頗與俞大猷殺倭有功其他犯常熟犯上虞犯會稽流劫杭州西歷於潛昌化至殺縣令鄉官

莫禦者文華欲委罪自解復陰言琉病天寵恃酒怠
廢上黜兩人爲民改南京戶部右侍郎楊宜代琉歴
宗憲代天寵焉七月浙中有倭自紹興高埠奔竄突
入歙流劫績溪旌德徑南陵無阻者蕪湖丞陳一道
偕其同官領軍來援賊悉手來接我所射箭皆相顧
愕眙一道麾一軍與僕子義死之一道晉江人轉入市市
商登屋持瓦石灰罐下擊生縛其二斬首十餘賊趨
太平逼其郡官兵禦之敗遂趨南京賊酋紅衣黃蓋
騎而犯大安德門沿城窺覘我獲其諜乃引去八月
至秣陵關過溧水縣丞珠臣署縣棄城走賊信宿之

已復趨宜興武進一日夜抵無錫我兵追及急擊之奔蔚墅會柘林倭三百餘人出海失風還進據陶宅港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慮二寇且合身督副使王崇古等急擊之勝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守陶宅以兵來會賊且逃且戰欲奔之太湖我兵追及於楊橋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所殺人肉尚未寒曰必伏是命衆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大綱手刃數人被創死我軍盡殲之是自高埠奔竄賊也始起六十七人而已而行數千里流劫數郡入二縣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戮及傷亡慮四五千人歷八

十餘日始滅九月文華與宗憲親將浙直兵四千人
營松江磚橋約邦輔以直隸兵分七道會勦陶宅倭
倭盡銳衝浙營皆潰擠溺相蹂踐損軍千餘直隸兵
亦陷賊中死者二百始文華聞邦輔擊巢壘倭且滅
趣赴蘇復欲攘之至則邦輔已奏捷銜甚猶謂陶宅
寇殘孽可剪也至是大敗此時江南人稱邦輔功不
容口文華懟憤疏劾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功捷
而楊宜懲張經之禍亦言邦政雖功實違節制當罪
兵部覆言文華所謂易者蓋言巢壘所謂難者蓋言
陶宅顧巢壘寇滅則陶宅勢孤第令邦政戴罪自效

事平之日絜功罪而總之得旨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總督大臣明知邦政與婁宇功不敢言苟且論報而已是月也備倭指揮王沛擒賊於螺門參將盧鏜以大兵與合生得眞倭八十餘人斬首三十八級十月陶宅倭走周浦屯永定寺中邦輔身督兵攻之兵潰溺死者數百人而拓林賊有開洋去者亦復回登岸巢川沙窪如故是月也又有倭二百人自樂清岐頭登岸流刧黃巖仙居臨海過慈谿餘姚縣上虞犯會稽十一月復有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海鎮東等衛而閩中倭犯自此始矣是時浙中又有

倭二千餘人先後入川沙與舊倭合犯平陽諸處殺指揮等官而閩中倭犯平海犯福清其犯平海者千户丘環死之其犯福淸者指揮童乾震死之閏十一月官兵攻圍周浦倭甚急倭夜悉衆東北奔爲遊擊曹克新所擊敗遂入川沙窪復與巢賊合諸兵日夜伺擊之賊乃焚巢出海總兵俞大猷與王崇古合追之及于老鸛嘴勝之餘賊奔上海之新場越數日克新與倭鏖戰于嘉定之高橋所領酉陽兵先潰諸軍繼之又二日克新復整兵大擊之客兵衆多進退無律又復大敗士卒死者十四文華知倭未易猝圖謾

歸朝矣十二月任環率永順保靖兵追勦新場倭
賂伏中土舍彭翅等與其所部俱死之而其自樂清
岐頭登岸者官軍殲之於嵊縣典史吳成器勦之於
龕山是歲立賞格有擒斬王直者封伯爵賞萬金遣
生員蔣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入海先是賊來寇輒
設詭曰某島某倭東南人盡知王直叛而不知寇來
皆直所坐遣宗憲爲御史按浙時獨心疑之收直母
妻及子于徽州寄之金華獄至是出焉豐其居奉得
洲可願知可使疏請入海伺誘直名爲移諭國王者
宗憲謂洲可願曰君語王直第來歸立功自贖毋妻

子可保也吾厚遇之矣諸國酋種遍示之國家威德
則直黨自攜直勢自孤是冬洲可願至見直五島直
騎從簇擁款鄉舊洲等從容言曰總督胡公使鯨生
敬勞足下風波忘恙直避席曰直海介逋臣督公不
尺纆牽鞫之遠勞信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言
足下偉人也稱雄海曲撫有諸夷而何爲盜行直曰
督公誤聽直非爲盜爲國家驅盜者洲曰是何言歟
足下合亡命糾諸夷殺人剽貨坐而分之而爲之辭
曰我非爲盜者是何異昏夜操畧立人池上執之則
曰我非盜魚爲君護魚者三尺童子知不然矣直語

洲曰總督公統軍十萬益以他郡驍健募士之兵
亦不下數萬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足下以區區小島
與之抗衡豈不猶螳臂哉顧總督公拔出足下壽母
令妻館穀甚厚此其心事可知總督公推心置腹任
人不疑當世豪傑也而又公鄉人公乘機立功以保
全骨肉轉禍爲福上策也直默然罷初直念犯金華
篡耻母妻獄中及聽洲言竊竊喜意欲降而葉宗滿
以爲非計其下皆不欲直行直有姬少華曰君謂海
中王沉沉可百年哉兵久不解沿海州邑皆收保則
安從得庚癸常主夷也妾爲君計莫如降降則得官

有功無禍矣少華者故金陵娼在直虜中直嬖之海
上少年有善歌者沈郎故與少華通亦沒島中為賊
作直使少華歌沈郎聞而竊聽之少華見沈郎相目
泣睫直察得之衣沈郎善衣使與少華隔帷夜歌直
時時與少華計事少華陰幸直敗冀與沈郎歸也直
聞少華言留洲為質使葉宗滿王汝賢與義子滶養
子毛烈同可願入報謝請殺賊自贖求關市通貢者
宗憲從便宜為具奏詔許之而是時徐海已擁薩摩
洲夷入寇矣三十五年正月文華還朝言楊宜不稱
上遂以宗憲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代宜而邦

轄亦爲文華論劾詔逮問之是月福建倭流入浙江界欲渡曹娥江官軍殲之而山東兵禦倭大敗于四橋四月倭自浙江觀海衛登岸陷慈谿江北倭流劫至金山殺鎮江千户二人於江中而徐海擁倭分道來矣海所入寇一縣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一縣淞江入掠上海抵無錫江陰武進一縣海門入略揚州控京口衆各數千人海則自擁萬餘人逼乍浦登岸焚舟令人殊死戰導陳東所部故窟柘林者攻乍浦城且下杭州宗憲分遣聲援自引兵壁塘栖賊聞解乍浦圍略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宗憲提兵衡擊

之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來嘗輒復敗益前巡撫御史阮鶚方欲趨乍浦急入保桐鄉佐擊將軍宗禮及裨將霍貫道河朔驍將也以九百人與戰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斬首首以三百餘級海傷焉大驚阻稱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何衛等死之賊遂圍鶚桐鄉城此時毛烈已助官軍擊賊自効矣烈問過海招之海不聽宗憲因厚遺烈所送諜使復齎金數萬與海因諜使而說之三里橋之役海業已奪氣則亦遣酋來謝約罷桐鄉圍宗憲厚遺遣之明日復遣來謝復如之又謝又如之海悅轉說東東竊竊疑海得督

府賄未之從也顧海已先解圍去則亦解縣是海東
有隙宗憲微知之會吳淞江賊萬餘人西引且與海
合宗憲恐使人啗海金帛而説之曰公許胡公歸矣
顧公登岸時已焚舟今欲歸當無所得舟何不勒兵
與胡公共擊吳淞賊且可篡奪其輜掠舟歸之爲利
也海諾引諸酋逆吳淞賊於朱涇斬首若干級吳淞
賊夜出海邀僉大猷遮擊連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海
以吳淞賊邀不得舟屯海鹽平湖界上曠絶處將造
舟歸宗憲所以供給傳送不絶海心附矣獨其書記
葉麻者數阻之宗憲使人間海縛麻歸而尚欲得東

海有兩侍女其一名翠翹其一名綠姝宗憲陰使持簪珥璣翠與之兩侍女日夜說海縛東海猶豫未決東者薩摩王弟帳下書記也部最强宗憲使葉麻爲書於東令反兵殺海書故不遺東以陰泄之海海益德會趙文華復以總督尚書視師至宗憲則與文華約令文華部署欲擊海者名故所遣諜詰責之轉爲好語令其縛東斬賊級以獻則亦且疏釋之海因厚賂薩摩王弟請東代爲已書記薩摩弟送東海所海遂縛獻之海諸酋皆疑且怨而宗憲復遣諜私海曰公獻陳東矣即再艤艘海上俘斬如趙尚書語胡公

以寬公於尚書前不益便乎海自念諸酋疑怨久故
烏必見殺且或我兵出劫之業內附又不敢壘拒倪
思良久約期去乍浦手旗而麾從諸軍之所擊之於
是率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火
攻之俘斬數十百人焚溺甚衆餘賊走出海者指揮
鄧城追及之盡沉其舟於是海自以數有功內附益
回顧尚疑未敢即來宗憲使浙人中書羅龍文趣之
海宿龍文壘中夜半躡其足曰公何入虎穴者龍文
曰爾我一家堂奥也何穴之有因遂說海公何不見
胡公胡公所急見公者以報天子官公公官而尚何

旦暮乞貸蠻夷爲不信質我海因與龍文爲期至期海則先一日擁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率酋百餘人胄而入見宗憲平湖人皆大驚宗憲坦然受之與文華若巡撫都御史若御史坐堂上以次受海謁海至宗憲前一款再稽首宗憲下堂摩海頂撫諭之曰我兒也與之大盆酒而先嘗之皆大喜宗憲念此時方集兵陰收陳東餘黨度海必不安復使諜董華出解之海見華迎罵曰官家又集兵矣紿我耶若何來叱左右縛殺之華大笑海曰何笑華曰笑公不知入耳麻與東也陽附公而陰仇公也胡公心愛公[illegible]

公入其彀中故以兵收東特遣僕相聞柰何仇所愛
愛所仇乎海因求華請於宗憲得自舍便地宗憲爲
擇沈家莊使居沈東莊故有東西兩處中絕河爲塹
宗憲因說海居東莊而以西莊居東餘黨海謂宗憲
親巳輸金二百請爲市酒米宗憲稍稍置毒遺之而
令東詐爲書遺其餘黨曰徐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
黨果疑夜伏邏卒東莊瞰之海聞使人挾兩侍女間
道投詬軍門邏卒歸報東餘黨東餘黨勒兵過海所
罵曰俱死耳何陷我爲稍稍而鬬海中稍衆大亂而宗
憲所密名永順諸兵亦至四合攻之宗憲擐甲大呼

入壘會風烈炬焚之海沉河死斬首千級其中酒米毒虜首色黑者三百餘問兩侍女海安在兩侍女泣而指其沉處遂斬海級以歸飲至轅門諸公令翠翹歌行酒翠翹宛轉悲怨諸將吏皆憐之宗憲曰是爲我說徐賊以配諸丞順酋長不殺之翠翹歎曰誘殺一酋復屬一酋何面目去之錢塘江上投水死是爲是年之八月遂俘辛五郎葉麻等於京師上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而先時寇自黃浦七丫出海者俞大猷敗之自仙居趨彭溪鎮者盧鏜敗之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

敗之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惟定海舟山倭據險結巢時出刼掠宗憲簡所調川貴兵九百人隷總兵俞大猷會雪甚大猷四面攻之賊敗擁柵自固我兵以檖櫚之簑捲火擲柵焚之賊潰出斬首百餘餘悉焚死而江南倭寇盡矣三十六年四月甲午倭犯江北諸州縣者以兩月六月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參將劉顯大敗之安東賊乃駕舟投洋去而宗憲念徐海已死顧未得王直至是葉宗滿等至宗憲悉子畜之親挾潊與居起飲食如布衣交潊歸報直曰胡公忠信可托也少華亦從旁泣曰如此人也而不

往歸亡無日矣直遂與蔣洲若宗滿等同來初直留洲者久洲因得遍諭諸島豐後太守源義鎮者亦遣僧德陽附舟具方物奉表入謝十月直來顧未卽入見泊岑港自嚴衛宗憲夜馳之寧波使夏正爲死間正見直而說之曰公欲保全家屬關市求官可不降得之乎嚴衛而稱降孰信公公有大兵於此卽往見軍門軍門敢留邪夫人亦有命慮死降者戰亦能死也而況胡公大欲生公直遲回久之復遣滶來見宗憲與滶連寢飲大醉齁齁鼾凡諸將前後請戰書十餘通悉置之几上夜作竊語曰吾欲生汝故禁無戰

汝不就活勿怨我也澂乘宗憲寐竊覩諸請戰書且聞寐語則益喜陰報直直尚疑澂使其子澄嚙指血寓書而決之此時直泊岑港五旬矣宗憲時時開關揚帆也直聞徐海已敗沒度亦無脫計乃請宗憲使澂歸守舟留少華視其帳中寶貨身詣軍門少華度直遠私出寶貨賂客使劾直書爲直章傳諸帳下諸帳下稍稍散去而遂與沈郎亡歸直見宗憲好慰之令自繫獄待命因以狀聞請姑許諸夷貢市曲貸直等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巡按御史王本固力謂不可江南人洶洶言宗憲大得夷金宗憲恐乃易疏

言直等死在不赦唯上所處分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勅宗憲相機審處永絶禍源有旨切責宗憲擒勦宗憲乃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時倭酋德陽居丹山道隆觀毛烈輩聞直擒怒宗憲紿之與諸夷殺夏正焚觀以德陽去宗憲疏入廷議直元兇不可赦命坐梟示宗滿汝賢發戍邊加宗憲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而毛烈輩與諸倭據丹山沮岑港守之諸軍攻之不克已復巢于柯梅自是竄入閩中首尾巢閩中者七八歲連犯吳越所破滅城十餘掠子女財物不可勝計官吏軍民戰及俘死不下數十萬轉漕軍

食横賞賜乾沒入橐中者費以鉅萬東南膏髓竭矣
是冬倭犯福建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都御史阮
鶚賂以布政司庫銀數萬及絹數百匹金花千枝遣
巨舟六艘買之去爲言官所劾上械問鶚京師鶚厚
賂相嵩得罷爲民三十七年四月辛巳倭大至犯浙
江台温福建興泉等府丙申陷福清殺縣令劫庫獄
擄男婦千餘攻惠安殺知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
甲戌倭自福清海口出港參將尹鳳等擊之斬獲溺
死者甚衆六月丙戌浙西倭寇分掠樂清永泰等縣
指揮劉茂等戰死督兵致仕僉事王德亦死之南京

御史李瑚言倭所以猖獗不已皆宗憲私誘王直故
御史王本固等亦劾其老師縱寇上令在廷集議皆
言宗憲功當切責留用上從之十一月柯梅倭駕舟
出海泊福建浯嶼而毛烈復移衆南澳山造屋而居
福興潮廣間紛紛以倭警聞矣三十八年倭犯象山
縣海道副使譚綸敗之四月倭船數百轉掠揚州海
門等處屯廟灣又有倭二十餘艘泊三河廣東饒平
海豐海陽倭突至者一千餘大掠去又大至福建攻
福寧州不克攻福安寧德破之福興泉漳無地非倭
矣江北倭趨通州據白蒲鎮副使劉景韶擊殲之再

擊印莊倭又殲之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大戰于姚家蕩賊敗走姚莊我兵焚之前後斬首百餘級餘衆復保廟灣通政唐順之攻之不克而江南三河倭復繇海門登岸犯江北崇韶督參將丘陞等擊敗之于劉莊追至鍋團馬𤸎兒殺五月宗憲遣總兵劉顯來援遂檄江北諸兵盡屬顯連戰大敗之賊衆盡殄三十九年三月倭寇六千餘流劫潮州等處是歲福建倭寇充斥破永定城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與泉漳三郡城以外皆爲賊藪貧民亡賴者竄入賊中

[illegible]謀主羽翼掠行人發墳塚量其家貲索贖諸將帥冒功飾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illegible]擊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後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貪縱欺誕厚賄嚴氏言官交章論詆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矣四十一年八月新倭大至犯福清羅源連江等縣殺游擊將軍倪祿十一月攻興化府陷之殺一同知據城中者三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是歲宗憲爲給事中陸鳳儀論劾逮繫竟死獄中浙直總督罷不補四十二年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上從部議起丁憂參政譚綸統浙

兵三千人往以副總兵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則令撫臣自擇良將星馳應援震得韓被論罷陞綸爲僉都御史代之二月興化倭結巢崎頭都指揮歐陽深率兵追勦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率輕舟鈔之賊焚舟還屯平海衛四月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亡筭縱所掠男婦二千餘人是戰也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謂繼光遠來疲乏未能軍而繼光兵至如風火擒殺無遺興化人德繼光如親父兄四十三年繼光復擊仙遊殘倭破

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王滄坪又追及於漳浦之蔡丕嶺斬首千餘級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令兩廣南贛徵調土兵大集急擊之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覆溺乃復登岸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將遁報劾副總兵湯克寛設伏待之擒斬二千餘人四十四年二月倭犯通州呂四場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河副總兵郭成等迎擊之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自是倭寇絕隆慶間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勾倭入犯我亦嚴爲備非如嘉靖季矣

郎日朱紈精嚴勇任張經持重好謀皆及於禍胡宗
憲跅弛揮霍審機定變如吐雷風亦以不免邊疆之
臣任事豈不難哉世譏宗憲内結嚴嵩外比趙文華
以自固身沒既久浙人思之不忘自古未有權臣在
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道在委蛇夫